



梅子涵 著



小猫和老虎

xiao mao he lao hu



梅子涵 著

小猫和老虎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猫和老虎 / 梅子涵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 2018.6

(子涵童书)

ISBN 978-7-5346-7312-2

I. ①小… II. ①梅…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260 号

书 名 子涵童书——小猫和老虎

著 者	梅子涵
丛书策划	郁敬湘 田 俊
责任编辑	田 俊 王 可
装帧设计	陈泽新
绘 画	李清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7312-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他叫梅子涵。

在大学校园里，他是梅教授；
在儿童文学的路上，他是著名作家；
在爱他的孩子那儿，
他是子涵伯伯子涵叔叔子涵哥哥……

他是一个在黄昏来到孩子窗边的点灯人。
为文学点亮灯柱，
于是窗外的路亮了，
孩子和父母的生活里有了文学。
文学真好，日子轻盈、浪漫、诞生很多的爱。

他讲着经典，讲着优秀，讲着文学里的高度，
他还讲着童年，讲着长大，讲着做一个像像样样的人。
讲着的时候，很多的人欢喜了，又落泪了。
他也落泪了，他喜欢，
大家称他是个诗意的演说家，
为世界做着“第三件事”。

交给童年

梅子涵



我写啊写
叠起的纸铺成田野
每一棵麦子都是字长出
青葱着金黄了
竖着的笔杆像树林
枝梢飘扬辛劳
呼啦啦里都是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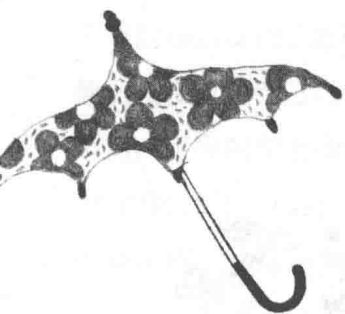
我种啊种
岁月穿过世纪
每一个日子都被情钉住
青葱着鲜红了

肌损的身背像锄把
发垄落满秋霜
亮闪闪里还是年轻。

一天天
一年年
我只是在田里走啊走
呼吸着唱啊唱
埂上的农人问
窗口的账房也焦急：
“你怎么不收割呢？”
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童年
种成摇曳的金灿也是给童年
哪有一个家可以背回呢
收割的都在长大童年的肩上！

目 录

- 马老师喜欢的 / 001
走在路上 / 011
写信 / 022
课堂 / 031
璞璞 / 044
不应该这样 / 055
转学第一天第一节课 / 066
你的高地 / 076
吹着小哨前进 / 084
小渡 / 095
男子汉进行曲 / 107
蓝鸟 / 115
对面的笑 / 125
老牛 / 129
林东的故事 / 138
我们没有表 / 156



警察游戏 / 166

双人茶座 /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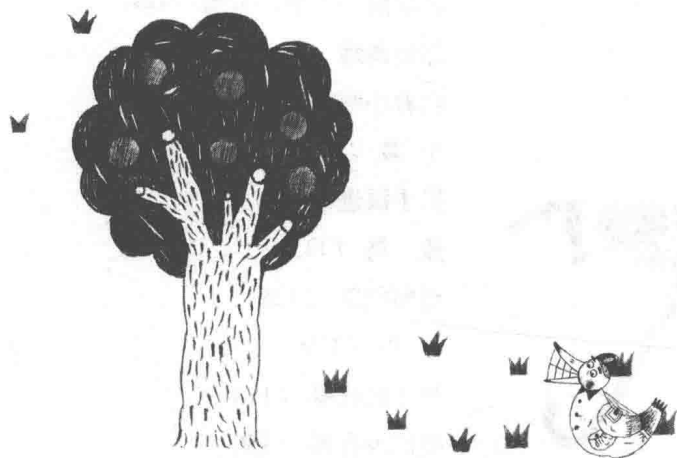
咖啡馆纪事 / 191

青蛙的声音癞蛤蟆的声音 / 204

中学生灵感 / 223

理解丰富理解个性理解小猫和老虎（代后记） / 238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周益民 / 242





马老师喜欢的



暑假后刚开学半个月，五（二）班的华老师调到市航模学校当辅导员去了。要从第二中心小学调来一个新班主任。总是这样的，新班主任来之前，同学们都要做许多猜测：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凶不凶……真的，他们还没有碰到过凶老师呢。三年前教他们的严老师是不凶的。后来的华老师也是不凶的。严老师是那么善于讲故事，而且都是“长篇连载”。每次班会课他都讲，眼睛一闭，讲到吊瘾的地方突然刹住，让你心痒上好半天。《战斗在敌人心脏》严老师一直没讲完，到现在还欠着。华老师则



完全像个大姐姐，又好看又活泼，手风琴拉得特好。星期天她时常带大家到不收门票的半岛公园去，把人一分两拨，“躲猫猫”。本来说好下个星期带大家去参观鲸展的，却突然调走了。

当然，大家想的也不尽一样。譬如学习委员钟明，他的功课全班最好，爸爸又是干部，以前严老师最喜欢他。他真希望新来的老师像严老师一样。再说叶莹莹吧，她是全班最好看的，又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华老师最喜欢她。她自然希望……不过，也有什么都不想的，像那个……等





一下，等一下，你看，新班主任什么时候已经走进教室了。

大家都怔住了，交换着眼色：她是麻子！

总而言之，第一面的印象太不好了。

她倒是丝毫没有察觉大家吃惊和扫兴的神情，说：“我姓马，大家叫我马老师好了。”

终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教室里尽是“哧哧”的声音。还有人轻声说着：“马，麻……”

马老师的脸色很难看，掠了掠头发，看着大家。教室里突然变得很静，有的人悄悄地低下了头。马老师的目光，缓缓地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去，最后落在第二小组的一个女生身上。她与众不同，坐得特别端正，刚才一阵骚动似乎对她毫无影响。不知是这个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还是那件又旧又小的浅蓝色长袖衬衫绷着正发育的上身显得有些异样，马老师盯住她看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免有些奇怪，目光随着马老师的视线一起交织在她身上。

她叫维小珍，爸爸在青海劳改，妈妈是拉清洁车的。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平时很少有人多看她一眼。有的同学还要欺负她。她总是上学来了，放学走了。课间做游戏大家都不高兴带她，她就一个人伏在课桌上做功课。学校组织春游秋游一类的活动，人家吃面包、蛋糕、糖，她呢，总是咬一口烧饼，喝一口开水……



这一切马老师都是不了解的。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使她暗暗高兴、宽慰。她收回了目光，迅速地看了一眼讲台角上的座位表，记住了名字。马老师没有说更多的话。这一节课是作文。她把作文本发给了大家，用清秀工整的板书写下了题目，又简洁地提了几点要求……

中午，马老师没有休息，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也真巧，第一本就是维小珍的。这一次的作文是《我的妈妈》。她看了起来：

我能写我的妈妈吗？因为我爸爸是不好的。去扫烈士墓时，华老师让大家回忆家史，可是叫我别说，因为我爸爸不好。所以我不敢提我们家。我妈妈当过童工，小时候很苦。她是很好的，每月拿三十几块钱，要养我和弟弟。有些同学看不起她，有时妈妈在路上拉清洁车，他们用石头砸她，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同学砸的，怕妈妈更难过。老师，我写不出，你再出一个题目，我来补写吧。

有两处字迹被水滴弄模糊了，使马老师想到，孩子写的时候可能流过泪。她眼前又浮现出那绷着一件又旧又小的衬衫的身体。她现在才体会到，那孩子老实、规矩的神态里，其实包含着一种因受到歧视而产生的小心、老成。马老师翻开《学生登记表》，查到了维小珍家的地址，决



定去进行一次家访。

仲秋的正午，热势并未减退多少。人行道上的樟树都还很小，遮不住火辣辣的日头。马老师撑着一把黑布伞，路不熟，走得很慢。路旁的弄堂里有两个淘气的男孩指划着她的脸在说难听话，她没理会，而是注意地看着门牌号码。是啊，她小时候在育婴堂里留下了一脸的天花斑，其实是多么不适于当教师啊。孩子们不懂事，总难免要刺伤她的心，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个职业。她没有结过婚，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她总是想，旧社会，由于出身的高低和家境的贫富，有的孩子生活在天堂上，有的孩子生活在地狱里。新社会，孩子们都是党的，都是



祖国的未来，应该一样对待，而不应该把谁冷落在一旁……

前面是一个公园。公园里正在举办无锡泥人展览，门口挺拥挤。马老师绕过小广场前的一棵雪松，准备穿到马路对面去。有只小手扯扯她的衣服，细声细气地问：“阿姨，喝茶吗？一分钱两杯。”

马老师没有停下来，只是不在意地移了移伞，向后看了一眼。她惊住了，是维小珍。

有人要买茶喝，维小珍正忙着，没有发现她。

她收拢伞，走到维小珍身后，默默地看着。

生意挺好，维小珍手忙脚乱地忙碌着，把一分一分的硬币丢进一只铅皮盒子里。浅蓝衬衫的背脊上浸透了汗。

此时，空闲些了。维小珍坐在凳上，捧着那只盒子，用手指在里面数着钱。马老师的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维小珍紧张地回过头来，怔住了，直愣愣地看着马老师，悄悄地把手上的盒子移到了背后。这时又有人来喝茶，维小珍犹豫着没动。马老师推推她，她才站起来……

马老师把伞靠在凳上。她发现小凳上那盆洗茶杯的水已经脏了，上面漂着薄薄的一层灰。旁边正好有片花鸟商店，她端着去换了一盆清水。

维小珍用手擦擦凳子，让马老师坐。

趁着无人来喝茶的空隙，马老师间断地和维小珍说着话。





“一直这样么？”

维小珍点点头。“开学了，我和弟弟都要交学费。”

马老师看到钱盒下压着一本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是新发的语文课本。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书里夹着一个用白纸钉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从课文里摘录下来的好句子，字写得十分工整。

“有空读么？”马老师问。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维小珍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马老师掏出手绢帮她擦，她忸怩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由自主地靠到马老师身上。又有人来喝茶了，马老师伸手接过钱，“咣啷”丢进了盒子……

“没申请免费吗？”马老师问。

“没有。”

“还缺多少钱？”

“快了。”维小珍高兴地答道。

这时，路上有个拉清洁车的女人喊维小珍，维小珍奔了过去。她是维小珍的母亲。她从挂在把手上的布拎包里取出一只饭盒，递给女儿。维小珍放学就来了，还没吃午饭。母亲拉上车又要走了，维小珍对她耳语了几句，朝马老师指指。母亲跟着女儿走到马老师跟前，亲热地喊了两声“老师”，过意不去地倒了一杯茶端给马老师，不断地撩起对襟单褂的下摆擦着汗，笑着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吃



得起苦，又生活得很不顺利的老实人。女儿很像她。马老师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从拉链包里拿出五元钱塞给她：“凑上给孩子交学费吧。”

母亲慌乱了。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推挡着，不肯接。马老师微笑着凑近她：“别推了，难看吧？”

母亲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维小珍躲在母亲身后哭起来。马老师把她拉到身边，用手帕帮她擦眼泪，说：“别这样。”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维小珍是活泼多了，脸颊上